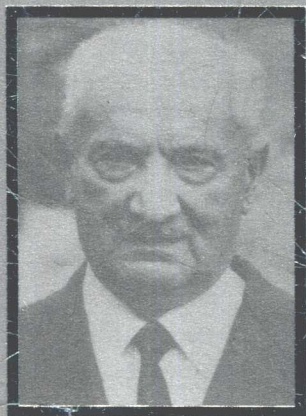


海德格尔文集

孙周兴 王庆节 主编



Martin Heidegger

演讲与论文集

(修订译本)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海德格尔文集

孙周兴 王庆节 主编

演讲与论文集

(修订译本)

孙周兴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文集. 演讲与论文集/(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7-100-16013-1

I.①海… II.①海…②孙… III.①海德格尔(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文集 IV.①B516.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816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海德格尔文集

演讲与论文集

(修订译本)

孙周兴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皇家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6013-1

2018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2

定价:88.00元

Martin Heidegger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First published at Verlag Günther Neske, Pfullingen in 1954
Gesamtausgabe Band 7, herausgegeben von 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n,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2000

©1954 Klett-Cotta-J.G.Cotta'scheBuchhandlungNachfolger GmbH, Stuttgart

本书根据德国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2000年全集版译出。

中文版已经本书原出版者克萊特-科塔出版社授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

中文版前言

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于 1975 年启动，迄今已出版了 80 余卷（按计划将编成 102 卷）。已出版者包含了海德格尔著作（含讲座、手稿等）的基本部分（即全集第 1—3 部分），余下未出版者多为书信、札记等（全集第 4 部分，第 82 卷始）。随着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出版工作的顺利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海德格尔翻译和研究已呈蓬勃之势，目前至少已有英、法、意、日四种文字的全集版翻译，据说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的全集版翻译也已经启动。相比之下，汉语的海德格尔翻译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甚至不能与亚洲邻居的日、韩两国比较，严肃的译著至今只有十几种而已。这种状况是令人羞愧的。

为让中文世界更完整、更深入地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经反复酝酿，我们计划根据《海德格尔全集》版，编辑出版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收录海德格尔的代表著作 30 卷，其中前 16 卷为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我们依然认为这一部分是《海德格尔全集》中最值得关注的，包含了作者已经稳定下来的思想），而其余 14 卷为海德格尔的重要讲座稿和手稿。我们假定，这 30 卷属于海德格尔的“基本著作”，基本上已能呈现海德格尔思想的总体面貌。当然，我们也并不因此否认其他卷本（讲座稿和手稿）的意义，而且我

们也愿意认为,中文世界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完整理解,仍然要基于对《海德格尔全集》的系统译介。但我们选译的30卷至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也或可为将来可能的中文版《海德格尔全集》的工作奠定一个基础。

所选30种著作中,约半数已有成熟的或比较成熟的中文译本,少数几种已经译出了初稿,其余十余种则有待新译。已出版的译著在编入《海德格尔文集》时,将根据德文全集版重新校订,因为其中有几种原先只是根据单行本译出的,也有几种在译文品质上是稍有欠缺的。

由于是多人参与的多卷本(30卷)译事,又由于众所周知的海德格尔语文表达方面的奇异性,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在译文风格上是难求统一的,甚至在基本词语的译名方面也不可能强行规范划一。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也可能为进一步的义理辨析和讨论留下空间。我们唯希望能够尽量做到体例方面的统一,以便至少让人有一套书的整体感。

按照我们的计划,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每年出版5种左右,约五六年内完成全部30卷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我们希望藉此为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事业提供一个基础性的讨论平台,也愿学术界有识之士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大型的学术翻译事业。

孙周兴 王庆节

2011年12月8日

谨以此书
献给我惟一的弟弟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

技术的追问(1953年) 5

科学与沉思(1953年) 41

形而上学之克服(1936+1946年) 72

谁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1953年) 107

第二部

什么叫思想?(1952年) 139

筑·居·思(1951年) 157

物(1950年) 177

“……人诗意地栖居……”(1951年) 203

第三部

逻各斯(赫拉克利特,残篇第五十)(1951年) 227

命运(巴门尼德残篇第八,第34—41行)(1952年) 258

无蔽(赫拉克利特,残篇第十六)(1954年) 290

说明·····	322
编者后记·····	326
人名对照表·····	333
译后记·····	336
修订译本后记·····	342

前 言

读者眼前这本书，只消它尚未被展读过，就还是一些演讲和论文的汇编而已。对读者来说，它或许会成为一种收集，可以让大家无需再操心读物的零散了。也有可能，读者会感到自己被带到一条道路上了，这条道路是一位作者先已行走过的，而该作者碰巧作为 auctor [作者、创始者] 引发一种 augere，即一种让生长。^①

在眼下情形中，要紧的是一如既往地去操心这样一事情，即：通过不懈的努力为自古以来有待思想、但尚未被思想的东西准备好一个领域，而从这个领域的运作空间而来，尚未被思想的东西才要求一种思想。^②

一位作者倘若确是作者的话，或许就没有什么要表达和传达的。他或许甚至也不想刺激什么人，因为受刺激者已经对自己的知识蛮有把握了。

一位在思想道路上的作者充其量只能有所指引，而本身不能成为 σοφός [智者] 意义上的一个智者。

对思想道路来说，过去的东西虽然已经过去，但依然在未来保

① 拉丁文中“作者”(auctor)一词的动词形式为 augere，后者意为“使增长、使丰富、致使”等，海德格尔在此把它译解为“让生长”(Gedeihen-lassen)。——译注

② Ἀλήθεια [无蔽]。——作者边注

2 演讲与论文集

持为曾在的东西。此种思想道路殷殷期待，直到某个时候有思想者来行走。流俗的、最广意义上技术性的表象始终意愿一味前行，吞噬一切，而具有指引作用的道路却偶尔会开放出对一座独一无二的山脉(Gebirg)的展望。

1954年8月于托特瑙堡

第一部

技术的追问

下面我们要来追问技术。这种追问构筑一条道路。因此之故，我们大有必要首先关注一下道路，而不是萦萦于个别的字句和名目。该道路乃是一条思想的道路。所有思想道路都以某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贯通于语言中，对此我们多少可觉知一二。我们要来追问技术，并且希望借此来准备一种与技术的自由关系。当这种关系把我们的此在向技术之本质开启出来时，它就是自由的。如果我们应合于技术之本质，我们就能在其界限内来经验技术因素了。

技术不同于技术之本质。如果我们要寻求树的本质，我们一定会发觉，那个贯穿并且支配着每一棵树之为树的东西，本身并不是一棵树，一棵可以在平常的树木中间找到的树。

同样地，技术之本质也完全不是什么技术因素。因此，只要我们仅仅去表象和追逐技术因素，借此找出或者回避这种技术因素，那么，我们就决不能经验到我们的与技术之本质的关系。所到之处，我们都不情愿地受缚于技术，无论我们是痛苦地肯定它还是否定它。可是，如果我们把技术当作某种中性的东西，我们就最恶劣地听任技术摆布了；因为这种观念虽然是现在人们特别愿意采纳的，但它尤其使得我们对技术之本质盲然无知。

按照古老的学说,某物的本质被看作某物所是的那个什么(*was*)。当我们问技术是什么时,我们在追问技术。尽人皆知对我们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其一曰:技术是合目的的手段。其二曰:技术是人的行为。这两个关于技术的规定原是一体的。因为设定目的,创造和利用合目的的手段,就是人的行为。技术之所是,包含着对器具、仪器和机械的制作和利用,包含着这种被制作和被利用的东西本身,包含着技术为之效力的各种需要⁸ (*Bedürfnisse*)^①和目的。这些设置的整体就是技术。技术本身乃是一种设置(*Einrichtung*),若用拉丁语来讲,就是一种 *instrumentum* [工具]。

因此,通行于世的关于技术的观念,即认为技术是一种手段和一种人类行为,可以被叫做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

谁会想否定它是正确的呢?明摆着,它是以人们在谈论技术时所看到的东西为取向的。对技术的工具性规定甚至是非常正确的,以至于它对于现代技术也还是适切的;而对于现代技术,人们往往不无道理地断言,与古代的手工技术相比较,它是某种完全不同的、因而全新的东西。即便是带有涡轮机和发电机的发电厂,也是人所制作的一个手段,合乎人所设定的某个目的。即便是火箭飞机,即便是高频机器,也还是合目的的手段。当然啰,一个雷达站是比一个风向标复杂些。一台高频机器的制作,自然需要技术工业生产的各道工序的相互交接。与莱茵河上的水力发电站相比

① 1954年版:(经济——满足需求——消费)工业。提高了的消费潜能。——作者边注

较,偏僻的黑森林山谷中的一家水力锯木厂当然是一件原始的工具了。

然而,依然正确的是:现代技术也是一个合目的的手段。因此,关于技术的工具性观念规定着每一种把人带入与技术的适当关联之中的努力。一切都取决于以得当的方式使用作为手段的技术。正如人们所言,我们要“在精神上操纵”技术。我们要控制技术。技术愈是有脱离人类的统治的危险,对于技术的控制意愿就愈加迫切。

但现在,假如技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段,那么,这种要控制技术的意志又是怎么回事呢?而我们倒是已经说过,关于技术的工具性规定是正确的。确实如此。正确的东西总是要在眼前讨论的东西中确定某个合适的东西。但是,这种确定要成为正确的,绝不需要揭示眼前讨论的东西的本质。只有在这样一种揭示发生之处,才有真实的东西。因此,单纯正确的东西还不是真实的东西。惟有真实的东西才能把我们带入一种自由的关系中,即与那个从其本质来看关涉于我们的东西的关系。照此看来,对于技术的正确的工具性规定还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为了获得技术之本质,或者至少是达到技术之本质的近处,我们必须通过正确的东西来寻找真实的东西。我们必须追问:工具性的东西本身是什么?诸如手段和目的之类的东西又何所属?一个手段乃是人们借以对某物产生作用、从而获得某物的那个东西。导致一种作用或结果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原因。不过,原因不只是使另一个东西得以产生出来的那个东西。手段之特性据以获得规定的那个目的,也被看作原因。目的得到谋求,手段得到应用的地方,工具性的东西占

据统治地位的地方,也就有因果性即因果关系起支配作用。

几百年来,哲学一直教导我们说,有以下四种原因:一是 *causa materialis* [质料因],譬如银匠从质料、材料中把一只银盘制作出来;二是 *causa formalis* [形式因],即质料进入其中的那个形式、形态;三是 *causa finalis* [目的因],譬如,献祭弥撒在形式和质料方面决定着所需要的银盘;四是 *causa efficiens* [效果因],^①银匠取得效果,取得了这只完成了的现实银盘。被看作手段的技术是什么,这要在我们把工具性的东西追溯到四重因果性时方可揭示出来。

但如果因果性本身的本质还笼罩在一片黑暗中,那又如何呢?诚然,人们几百年来做法给人的感觉,就仿佛关于四原因的学说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日悬中天的真理。但也许是时候了,我们要来问一问:为何恰恰是四个原因呢?联系上述四种,根本上何谓“原因”呢?何以四原因的原因特性如此统一地得到规定,使得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10 只消我们还没有深入探讨上面这些问题,那么,因果性,与因果性相伴的工具性的东西,以及与工具性的东西相伴的关于技术的通行规定,就都还是模模糊糊的,无根无据的。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原因看作起作用的东西。作用在此意味着:取得成果、效果。*Causa efficiens* [效果因],四原因中的一个,以决定性的方式规定着所有因果性。事情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人们基本上不再把目的因看作一种因果性。*Causa* [原因],

^① 或译“动力因”。——译注